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 的价值审视、学理逻辑及制度建构

王亚南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07)

摘要:发展本科职业教育是应对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技能供给质量与效率的重要举措,是职业教育类型地位彰显、体系优化完善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激发院校办学活力的重要突破口。技术形态演进变化所引起的生产模式变革及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升级是本科职业教育产生及发展的根源,本科职业教育应培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跨岗位复合能力、专精技术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知识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技术知识的传承与创新是贯穿于本科职业教育办学过程的逻辑主线。本科职业教育制度建构应标准先行,以标准为门槛遴选符合条件的办学机构和专业开展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坚持类型定位,不断丰富完善本科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引导本科职业教育从试点探索走向制度化发展。

关键词:本科职业教育;技术知识;专业学位;制度建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0)0022-0059-08

2019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首批15所本科职业教育试点院校名单,正式开启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时代。开展本科职业教育之于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开展本科职业教育试点”的战略部署,不仅有助于打破职业教育发展的“层次”瓶颈,对于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激发职业院校办学活力,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当前我国本科职业教育发展尚属试点阶段,尚未建立体系化的本科职业教育制度体系,院校设置标准、专业教学标准、师资标准、学位授予制度等关

键制度元素都处于缺失的状态。如若没有完备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势必将造成本科职业教育发展停留于试点层面而无法最终成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尤其是在当前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正如火如荼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明晰本科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意义,澄明本科职业教育发展的学理基础,探寻本科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构建的方向与路径,从而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推动本科职业教育从试点探索向制度化发展转型。

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审视

深入开展本科职业教育实践探索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及战略价值。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已

收稿日期:2020-04-17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20年度高校(研究)课题“浙江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专业化发展的问题症结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0SCG062,主持人:王亚南)

作者简介:王亚南(1986—),男,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经深刻重塑了技术技能型职业的实质内涵与外显形态,生产方式与工作组织模式的变化亟待技术技能人才能力素质规格要求的提升,发展本科职业教育是教育供给侧应对产业需求端变化的重要变革。而且,从教育现代化而言,职业教育是关键短板,积极发展本科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类型价值彰显的必然,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完善的关键一环。从现实意义来看,发展本科职业教育同样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可度。

(一)经济价值: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明确了未来我国重点发展的产业不再是大批量标准化生产为代表的产业,而是提供适应性生产的产业、定制生产的产业以及灵活的多品种大批量生产的产业。当前,我国技能供给的现状已经日益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需求,表现出日趋严重的技能短缺,主要体现在数量短缺与能力短缺两个方面。从数量短缺来看,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1.65亿人,占就业人口总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万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从市场供需来看,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1以上,供需矛盾十分突出。^[1]从能力短缺来看,随着我国技能劳动力成本国际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体制的优势将逐步消亡,而另一方面,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技能、高流动的非熟练劳动力的技能供给已经难以支撑我国制造业完成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其他生产体制转型,随着生产体制的转型,未来企业需要的不再是普通通适性技能,而是行业企业专用技能与高端通识技能。无论是行业企业专用技能还是高端通适性技能都需要技能劳动者不仅掌握某一固定岗位的操作程序与步骤,而是要懂得工作岗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以及行为操作背后的技术原理与规范要求,更需要劳动者基于知识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之中进行判断决策,技能要求的转变从根本上决定了技能供给范式的转变。因此,发展本科职业教育是提升技能人才供给质量与效率的关键突破口,通过本科职业教育的发展将有效打通技术技能人才生涯成长

通道,通过学制年限的延长提升技能人才对工作原理知识与技术规范知识的认知与理解,从而通过职业教育供给侧的改革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技能供给。

(二)内在价值: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彰显类型特征、完善优化体系的内在要求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便提出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一判断不仅明确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价值地位,也为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拓宽了政策空间。从职业教育的诞生直到今天,职业教育的成长历程就一直存在着参照、模仿普通教育的痕迹,不仅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未能体现其自身的独特属性,在办学层次上也一直停留在专科层次,造成高职教育普遍被社会大众视为“次等教育”,被视为普通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由于欠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也造成了技术技能人才生涯成长缺乏畅通的渠道,众多高职院校毕业生为了能够获得学历层次的提升不得不通过“专升本”的渠道来达成,然而由于该通道录取比例较低和两类院校办学属性的不同,造成许多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的流失,同样也影响到高职院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效益,许多优秀的高职毕业生会放弃学期最后一年的实习机会而将精力专注于“专升本”考试。既然职业教育是相对于普通教育而言的另一种类型,就需要为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畅通的生涯成长通道,职业教育不再是“断头教育”的代名词。因此,发展本科职业教育正是彰显职业教育类型价值特征的必然结果,是对技术技能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价值认可的重要途径。

(三)外显价值: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突破口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战场,是我国技能兴国的重要支撑,每年全国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工作者之中有70%以上为职业院校毕业生,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与长远战略。然而,由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进度缓慢,尤其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欠缺,造成职业教育吸引力始终不高,众多学生、家长仍普遍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而且当前我国整个社

会中学学历主义氛围仍然较为浓厚,专科学历毕业生在就业上会遭到用人单位的歧视,甚至在众多企事业单位的招聘中连应聘的资格都没有。由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缺乏,造成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走上了一条“断头路”,狭窄的升学通道打击了众多有意报考职业教育的学生与家长的积极性,为了获得本科学历许多家长、学生放弃就读质量更高的职业教育而选择就读收费较为昂贵的民办本科教育。而且,由于本科职业教育层次的缺失同样打击了职业教育办学机构“安身”于职业教育办学定位的信心,许多办学质量卓越的高职院校为了能够实现“升本”的意愿都放弃了职业教育办学道路。据调查显示,近10年来,高职院校出现了三波“升格”高潮,2008年、2011年、2014年,分别有12所、18所、24所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的普通高校。2018年初,教育部官网上的一则公示名单中,又有21所高职高专院校拟“新设本科学校”。^[2]

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学理逻辑

本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必须要首先澄清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比如我国本科职业教育产生以及发展的根本动力为何,为何当前我国要加快发展本科职业教育,这种教育形态同传统的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有何区别,又同普通本科教育有何重要区别,在整个教育体系之中的应然定位为何。如若不能够清晰阐明上述问题,必然造成本科职业教育实践探索方向模糊,办学定位和制度创新路径不明。

(一)逻辑起点:技术形态的演进变化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产生及发展的根源

技术的发展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器物的角度来看,技术发展经历了原始技术阶段、古代工匠技术阶段、近代工业技术阶段和现代科学技术阶段,从活动与技艺的视角来看,技术经历了偶然技术、技能时期、现代技术化自觉技术时期。技术的演进历程深刻表明,“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凭借经验和技能已不能实现对硬技术的合理运用,特别是在现代技术发展日益极端化、复杂化和综合化的情况下,与硬技术相比,软技术更需要灵活地运用知识,更需要人的创造性劳动。”^[3]传统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才通常被划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

才,这三类人才界线分明,然而在智能化生产体系中,各层间的人才相互融合,使人才结构呈扁平化趋势。一些仅仅需要简单、重复操作的工作岗位正在逐渐被“机器人”所取代,大量机器人的投入使用,实现了生产的高度自动化,岗位职责的日趋模糊性将意味着个体的工作内容、工作范围、工作手段都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意味着个体不再是胜任工作而是要创造性的工作,这无疑对个体创造能力具有更高的要求。^[4]

尽管某些职业会面临着淘汰,但更多的技术技能型职业因为技术升级而同样面临着“升级”改造。在人工智能和工业自动化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制造智能化,代表了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变革,它必将影响制造业对技能水平和技能种类的需求。制造业创新和转型升级将对技能供给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技术变革将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技能产生新的需求,这种需求需要产业工人具备更多的新技能,如信息、计算机、数学等。因此,作为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必须要进一步实现人才培养规格的升级,从专科层次向本科层次的跃升就是为了能够有效应对工作世界变化对人才需求的新变化,因为专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已经不能满足职业世界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所有需求,必须要通过学制年限的延长培养一批能够掌握扎实的理论功底、具备跨岗位能力并具有较好专业实践能力的知识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因此,积极开展本科职业教育绝不是单纯为了提升职业教育的发展层级,提升职业教育对学生、家长的吸引力,背后的根源是技术变革所引起的生产模式革新,一些新的职业、岗位的出现以及传统职业、岗位的升级都亟待职业教育实现人才培养规格的升级。

(二)培养定位:以培养高素质知识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旨归

人才培养是教育机构的核心职能,人才培养定位的差异是辨别不同类型与层次教育机构的根本判断依据。本科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新的办学层次,必然不同于专科高职教育以及中职,学习年限的延长不仅是外在形态的差异,更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其人才培养定位同专科、高职以及中职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技术技能职业性是职业教育

的根本属性,因为职业教育始终是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帮助人们获得技术型职业的能力和资格,是培养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一种教育或培训服务。”^[6]因此,所有的职业教育机构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上都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但具体到培养何种类型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一问题上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技术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原始时代的偶然技术到手工业时代的经验技术直至现代的科学技术,技术形态的演变也导致了技术知识结构内容的不断演变——即在技术知识的构成中,经验层面的知识占比逐渐降低,而技术理论知识的占比逐步提高并开始逐步占据重要的主体地位。如图1所示,随着科学与技术两者之间关系的日趋紧密,技术知识的形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的智能结构同样也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亟待教育机构积极应对。本科职业教育同中职、专科高职教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规格的差异,在有关职业教育本科的相关政策文本中,明确提出了本科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为“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的高层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应具备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即知识要求的高层次。这是因为技术技能人才所面临的工作情境日益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征,任何工作任务的完成都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才能够顺利完成,随着技术的科学化,技术知识的形态与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日益需要个体掌握跨领域的理论知识并能够将其进行情境化的应用,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过往技术技能人才操作方式的机械化、标准化,当前职业世界对

技术技能人才日益需要其具备“基于非良构问题的判断决策知识”,复杂的工作环境以及多变的工作条件都亟待一线技术技能人才能够根据情境需要结合理论知识进行判断决策,在复杂的工作情境中做出成本—收益最为合理的决策。随着技术技能人才所面临的工作世界中工作任务的不不断变化,确定性的、有固定标准操作规范的工作任务逐渐减少,而更多的工作任务日益呈现不确定性的特征,即工作任务与职业知识之间的联系不再是一种线性的关联而是一种网络化的关联,如何将知识应用到工作过程中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識储备以及判断决策能力要求日益提高。

二是应具备跨岗位、跨职业的复合能力,即复合能力要求的高层次。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融合贯通都对学生复合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方面导致三年的学习年限已经不可能容纳这么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也决定了传统的专注于具体岗位的以技能操作为主的培养模式也不能适应当前人才培养的需求,这就必然需要延长学习年限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高效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对于复合能力要求的提升同样源自工作世界发生的快速变化,在多变的工作环境中,个体的工作流程与步骤不是固定不变的,工作目标与工作手段之间的关联不是清晰明确的,甚至工作方法都需要个体进行创新性地设计,这意味着职业世界环境的变化必须要求个体具备多样化的知识储备,以及从整体认识到企业的生产过程与业务流程。

三是应具备多样化知识的整合能力,即知识整合能力要求的高层次。由于职业世界的迅速变化,知识与技能的更新速度日益加快,面临职业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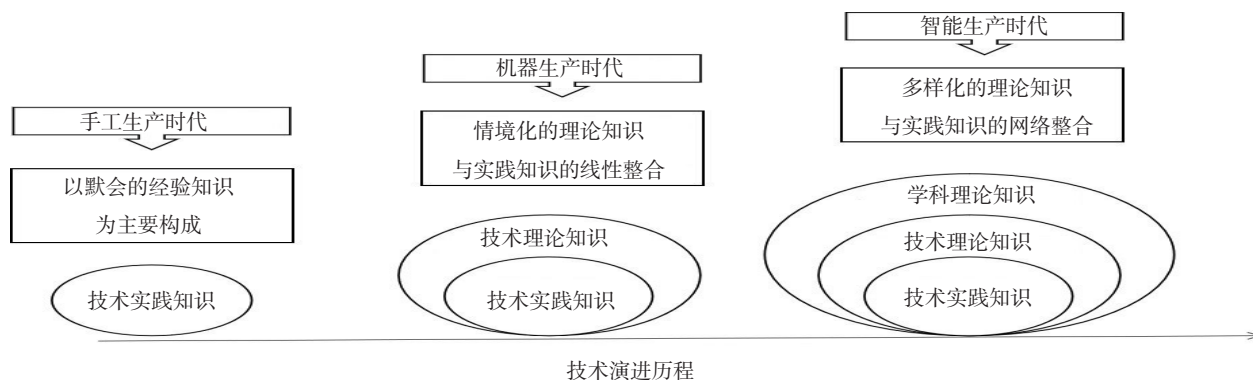


图1 技术演进背景下技术知识形态的演进变化

界的变化,如果仅专注于当前的岗位所需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学生,无疑将会影响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需要让学生学会在复杂的工作场所中运用知识进行分析判断以及实践的能力,让学生在应用知识的过程中掌握理论与实践知识整合的方法以及路径,学会在工作场所中体悟、判断与学习,这是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基础。而且,这种整合能力在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上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职、专科高职毕业生而言,这种整合能力更多的是一种线性的整合,即工作任务要求与知识之间的关联是联系较为紧密和清晰的,个体仅需要通过技术实践去熟化两者之间的关联,按照既定程序完成技术操作即可。而本科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必须在技术操作中要实现多样化理论知识与工作任务之间的网络化整合,知识与工作任务之间的关联是模糊不清的,个体必须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类型知识并在实践过程中掌握知识整合的方法与路径才能够有效完成工作任务的要求。

(三)组织使命:技术知识的传承与创新是贯穿于办学过程的逻辑主线

“我国近现代意义的本科教育形成于民国时期,虽历经变革,基本学制仍延续至今”^[6],传统的本科教育更偏向于学术教育,由于本科教育从诞生之日起便是在“大学”展开,无论是课程教学模式还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都以培养“治学者”为主要目标,尽管并不是所有人在本科毕业后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其人才培养定位上无疑更偏向于学术研究,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7]当时本科教育主要在大学实施,因此无论是人才培养目标还是模式,本科教育都以学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这也导致本科教育在内涵上经常就是学术教育的代名词。“专门学校是造成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欲为目的。”^[8]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业发展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奇缺,国家又进一步赋予本科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的目标,不再将其与学术教育等同。《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2017〕3号)明确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

分为研究型、应用型 and 职业技能型三大类”^[9]。本科教育的内涵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传统的以学术教育为主的本科教育是精英时代的观念,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本科教育已经逐步包括了培养专业人人才的专业教育,以及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本科职业教育,前两者也就是通常所言的普通本科教育。

本科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才培养定位为依然是技术技能人才。从技术人员来看,过去,生产、服务一线的技术工艺、管理等现场技术工作就是由专科毕业生甚至是中专生担任的,随着而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先进和复杂程度也不断提高,各领域急需高层次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专科层次的高职就不能适应了,技术型人才开始由本科高校培养逐步成了客观趋势。^[10]但并不是所有的技术人才的培养都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比如培养从事技术研究、创新发明等技术应用人才就不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该类人才需要系统运用科学知识,从事高端技术研究、创新、发明以及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工作,诸如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这类技术人才从事的主要是技术研发的工作并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这类人才通常也被称之为工程技术人员,其工作特性更偏向于工程教育的范畴。与前者不同,那些运用技术科学知识,在生产、服务一线从事技术工艺、生产组织与管理、质量监控等工作,主要是在研发设计、规划决策与产品生产、实际服务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技术工艺工程师、现场工程师或技术师,才是本科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

根据知识类型及生产模式的差异性,可以根据传授知识类型的不同将本科教育分成以科学知识为主要传授内容的学术本科教育,以专业知识为主要传授内容的专业本科教育以及以技术知识为主要传授内容的职业本科教育(表1)。正是由于不同教育类型之间在知识传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不能够将不同教育类型之间进行混淆。学术本科教育同专业本科教育以及职业本科教育的区别较为明显,从知识的形态以及构成而言,科学知识同职业知识之间还是较为容易进行区分。但专业本科教育与职业本科教育之间的界

限却一直不太容易区分,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从大职教观的角度而言,两者都是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从知识形态与构成来看,都属于职业知识,但就职业知识的内涵与结构来看,以及在工作过程中知识发生作用的机制来看,两者还是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职业性工作任务中,工作方法本身是确定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对工作方法的选用和对运用技巧的设计上。当某个工作任务需要对工作方法本身进行设计时,它便具有完全专业性了。我们之所以把律师、工程师、教师、会计师看成是专业性工作,就是因为其中许多工作任务的完成,需要从业者根据原则、原理灵活地设计工作方法。因此,专业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工作原理与原则,而职业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工作方法。”^[1]尽管两类知识之间日益存在着交叉融合的趋势,例如,在工程制造领域中出现的工程技术型人才就是这种融合的直接表现,但两类人才无论是所掌握的知识形态还是智能结构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知识主要以技术知识为主,其所掌握的理论知识是一种“再情境化”的理论知识,同绝对的以学科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理论知识完全不同。而专业人才所掌握的理论知识是按照学科逻辑结构进行排序与组织的,而且对这些知识掌握的深度有较高的要求。

基于以上阐述,正是由于专业性工作同职业性工作存在着不同的要求,而且所需的知识形态的不同,前者以普遍性的理论知识为主,后者则以特殊性的实践知识为主,才从根本上决定了开展本科职业教育的重要价值。同学术教育、专业教育不同,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主要为技术技能型人才,而本科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以技术型人才为主,同时也适度培养在某些职业领域中培

养高端技能人才。人才培养定位的差异充分体现了本科职业教育相较于其他教育类型的独特性,也从侧面反映了本科职业教育存在的价值和功能意义——正是由于职业世界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职业,而这些职业因为工作内容、手段的不同,造成了培养这些人才的教育模式也不尽相同,这是本科职业教育能够存在并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本科职业教育最为本质的属性特征。

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建构

本科职业教育试点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打破职业教育发展的“天花板”,实现职业教育办学层次的跃升,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试点探索形成体系化的经验并最终凝练成制度化的规范,从而通过制度建设的引领推动本科职业教育发展早日从“摸着石头过河”向“满怀信心大步走”的转变。我国本科职业教育制度建构必须标准先行,首先确立本科职业教育机构和本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标准,以标准为“门槛”并根据产业发展的需求遴选符合条件的办学机构和专业开展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坚持类型定位完善制度要素,并最终通过学位制度的突破夯实本科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

(一)标准先行:以门槛把牢为基本原则坚持多路径并行

为了能够推动本科职业教育的平稳发展,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亟待出台《职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来明确职业本科学校办学的基本要求和建设方向,从而保证职业本科学校从诞生之日起就能够在办学使命上坚守自身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制定本科职业教育设置标准应首先在指导思想明确类型教育的办学定位,严格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

表1 基于不同知识生产模式的本科教育类型划分及特征

教育类型	学术本科教育	专业本科教育	职业本科教育
知识属性			
知识来源	科学知识	以专业知识为主体的职业知识	以技术知识为主体的职业知识
知识结构	系统化的学科理论知识	学科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知识	技术理论知识与技术实践知识
知识生产场所	科学实验	专业实践	技术实践
知识生产目的	解释世界	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	改造世界
知识性质	普遍性	普遍性为主,特殊性为辅	特殊性为主,普遍性为辅
知识习得	学科课程	三段式课程模式	实践导向课程模式

两种不同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指示要求,遵循类型定向的基本原则科学构建职业本科学校设置标准体系,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贯穿到标准体系的构建过程之中,充分体现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差异性。要立足高标准、高起点,通过设置一些辨别度较高的遴选性指标将那些在职业教育办学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良好办学基础的院校遴选出来,保证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质量,避免“一哄而上”造成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而且所设指标应该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能够引导学校面向市场、服务发展,将标准作为引领推动学校办学基础能力提升、强化内涵发展的关键抓手,从而引领学校坚定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培养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在本科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制定基础上,应采取多路径发展的策略,不仅高职高专院校可以试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地方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都可以尝试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但都需要以标准门槛将那些真正“想”办本科职业教育,“能”办本科职业教育的学校遴选出来,在保证办学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多样化发展。

(二)需求导向:以产业发展需求为依据布局本科职业教育试点

在完成职业本科学校设置标准的制定工作之后,应进一步出台职业本科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以专业为重心开展本科职业教育的试点。之所以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应凸显专业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专业都适合开展本科职业教育,学制年限的延长首先是因为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能力素质要求的高移而不仅是提升高职院校的办学层次,而到底何种专业能够开展本科职业教育应主要依据产业发展需求而决定。职业教育发展与区域产业发展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要求本科职业教育的试点布局应主要依据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为主要依据,由省级政府进行统筹布局,以专业为主要抓手推动本科职业教育发展对接区域主导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对高素质知识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在本科职业院校设置标准逐步清晰明确前提下,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应加快构建从中职到专科高职、

职业本科一体化的专业目录并制定本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及管理办法,明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基本条件以及相应的设置流程。省级政府应成为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单位与专业遴选的主要责任主体,为了能够实现本科职教专业试点布局的精准性与科学性,应加快构建省级层面的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趋势研判的专业化科研平台,通过持续、深入跟本省主导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对各种类型人才需求的现状及趋势,发布本省技术技能人才需求调研报告,专业布局优先考虑国家重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发展急需、技术含量高、培养周期长的紧缺领域,从而引导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与人才培养目标的科学定位。因此,在省级行政区域内如何布局本科职教试点,不仅应考虑试点院校的办学实力,更应着重考察试点院校欲开设的本科职教专业是否具有相应的产业发展需求,在综合考量院校实力与产业需求基础上确定试点学校与专业。

(三)类型坚守:以类型特色彰显为使命避免“学术漂移”

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历程来看,类型化探索始终是高职教育改革创新与发展的一条基本逻辑主线,从“职业大学”诞生至今,如何避免成为普通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一直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基本出发点。由于传统的学术型高等教育办学历史较为悠久,在本科教育人才培养上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经验,本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办学定位与办学特色尚属于探索阶段,适度地向普通本科院校借鉴经验有助于规范人才培养过程提升培养质量,但若完全移植照搬普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经验,将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功能紊乱,致使人才培养规格趋于单一化,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面临的“学术漂移”风险主要有政策漂移、学生漂移、教师漂移、课程漂移以及学校整体的漂移。为了能够凸显本科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推动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无论是政府政策出台还是院校自身的改革实践探索都应坚持类型教育定位,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贯穿于办学过程的始终。具

体在办学实践中,应首先以类型化标准的建立为基石,根据高素质知识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规律,将一些关键的办学要素进行标准化,如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习实训标准、师资建设标准等,同时构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的职业本科教育标准体系研制的责权划分及落地实施机制,以标准化建设引领本科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发展;以类型化师资队伍打造为灵魂,在教师招聘上应以企业引进教师为主,注重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和兼职教师的引入,建设校企合作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与企业实践基地,打造一批专业化、结构化的高水平双师型教学创新团队,在师资队伍管理上应根据本科职业教育办学的特点的要求完善岗位设置及职称评审制度,在科研管理上尤其应注重教师应用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除了在标准研制、师资队伍建设上体现类型教育的特征,在专业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同样应吸取高职院校类型化探索的经验。

(四)质量保障:以学位制度建构为突破口夯实发展基础

没有体系化的制度建设为支撑,本科职业教育将可能仅是“昙花一现”。而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构建是推动本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石。“建立面向本科职业教育的学位授予体系是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前提。”^[12]早在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中就明确指出要全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基于我国当前学位体系的现状以及现实可行性,在不改革我国当前学位类型框架的前提下,可尝试将职业教育纳入专业学位教育体系之下,大力发展本科层次的专业学位,最终实现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双轨并行。两条轨道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面向特定的职业领域,科学学位授予以科学研究为使命的学术研究型人才,而专业学位则以培养胜任某一职业领域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的应用型人才为己任。基于以上顶层规划,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应逐步具有专业学位授予权,并通过完善学位授权与授予、专业学位目录、质量保障等制度、实现本科层次专业学位教育规范运行。具体而言,应加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专业学位设置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修订,确立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专业学士学位授予的合法地位,建立国家、省、职业本科学校三级学位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学位授予专业目录的研制及调整机制,建立和完善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运行机制,构建专业学士学位人才培养相关标准的研制,逐步构建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参与的质量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 [1]叶昊鸣,齐中熙.我国技能劳动者超1.65亿人 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仅6% [EB/OL].(2018-01-25)[2019-01-21].http://news.china.com.cn/2018-01/25/content_50298983.htm.
- [2]田文生.高职更名去“职业”趋势调查[N].中国青年报,2018-02-05(10).
- [3]杨若凡,夏建国,刘晓保.技术视阈中的高等技术教育[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8):5-11.
- [4]王亚南,石伟平.职业教育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挑战的战略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4):64-70.
- [5]欧阳河.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68.
- [6]曲涛,王小会.关于我国本科教育的若干思考:历史、属性与能力[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2):118-123+176.
- [7]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1.
- [8]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集[M].高平叔,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363.
- [9]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EB/OL].(2017-02-04)[2019-01-21].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181/20702/t20170217_296529.html.
- [10]彭小平,李刚.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动因、对象与思考[J].职教通讯,2015(13):5-9.
- [11]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教学与教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51.
- [12]陆素菊.试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完善我国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举措[J].教育发展研究,2019(7):35-41.